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 美英法德卷

# 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罗治华 吕伟 选编



5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 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罗治华 吕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 罗治华 吕伟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法…

II. 罗…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8.1 万

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0 - 20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00.00 元

(每本 4.00 元)

##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 目 录

最后一课 .....	都 德 (1)
柏林之围 .....	都 德 (7)
打完这盘台球 .....	都 德 (17)
繁星 .....	都 德 (23)
西尔薇 .....	奈瓦尔 (30)
克兰比尔 .....	法朗士 (71)
复仇 .....	克拉代尔 (99)

# 最后一课

——阿尔萨斯<sup>①</sup>省一个小孩的自叙

都 德

那天早晨，我很迟才去上学，非常害怕挨老师的训，特别是因为哈墨尔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们，他今天要考问分词那一课，而我，连头一个字也不会。这时，我起了一个念头，想逃学到野外去玩玩。

天气多么温暖！多么晴朗！

白头鸟在林边的鸣叫声不断传来，锯木厂的后面，黎贝尓草地上，普鲁士军队正在操练。这一切比那些分词规则更吸引我；但我毕竟还是努力克服了这个念头，很快朝学校跑去。

经过村政府的时候，我看见一些人围在挂着布告牌的铁栅栏前面。这两年来，那些坏消息，吃败仗啦，抽壮丁啦，征用物资啦，还有普鲁士司令部的命令啦，都是在这儿公布的。我没有停下来，心想：

“又有什么事了？”

这时，正当我跑过广场的时候，带着徒弟在那里看布告的铁匠瓦赫特，朝着我喊道：

“小家伙，用不着这么急！你去多晚也不会迟到了！”

我以为他是在讽刺我，于是，气喘喘地跑进了哈墨尔先

生的小院子。

往常，开始上课的时候，教室里总是一片乱哄哄，街上都听得见，课桌开开关关，大家一起高声诵读，你要专心，就得把耳捂起来，老师用大戒尺不停地拍着桌子喊道：

“安静一点！”

我本来打算趁这一阵乱糟糟，不被人注意就溜到我的座位上去。但是，恰巧那一天全都安安静静，像星期天的早晨一样。我从敞开的窗子，看见同学们都整整齐齐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哈墨尔先生挟着那根可怕的铁戒尺走来走去。我非得把门打开，在一片肃静中走进去，你想，我是多么难堪，多么害怕！

咳，事情可不是那样。哈墨尔先生看见我并没有生气，倒是很温和地对我说：

“快坐到你的位子上去吧！我的小弗朗茨，你再不来，我们就不等你了。”

我跨过条凳，马上在自己的课桌前坐下。刚从惊慌中定下神来，这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这天穿着他那件漂亮的绿色常礼服，领口系着折叠得挺精致的大领结，头上戴着刺绣的黑绸小圆帽，这身服装是他在上级来校视察时或学校发奖的日子才穿戴的。此外，整个课堂都充满了一种不平常的、庄严的气氛。但最使我惊奇的，是看见在教室的尽头，平日空着的条凳上，也坐满了村子里的人，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不声不响，其中有霍瑟老头，带着他那顶三角帽，有前任村长，有退休邮差，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愁容满面，霍瑟老头带来一本边缘都磨破了的旧识字课本，摊开在自己的膝头上，他那副大眼镜横放在书上面。

正当我看了这一切感到纳闷的时候，哈墨尔先生走上讲台，用刚才对我讲话的那种温和而严肃的声音，对我们说：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从柏林来了命令，今后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小学里，只准教德文了……新教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文课，我请你们专心听讲。”

这几句话对我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那些混帐东西，原来他们在村政府前面公布的就是这件事。

这是我最后一堂法文课！……

可是我刚刚勉强会写！从此，我再也学不到法文了！只能到此为止了！……我这时是多么后悔啊，后悔过去浪费了光阴，后悔自己逃了学去掏鸟窝，到沙亚河上去滑冰！我那几本书，语法书，圣徒传，刚才我还觉得背在书包里那么讨厌，显得那么沉，现在就像老朋友一样，叫我舍不得离开。对哈墨尔先生也是这样，一想到他就要离开这儿，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就忘记了他以前给我的处罚，忘记了他如何用戒尺打我。

这个可怜的人啊！

原来他是为了上最后一堂课，才穿上漂亮的节日服装，而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村里的老人今天也来坐在教室的尽头，这好像是告诉我们，他们后悔过去到这小学里来得太少。这也好像是为了向我们老师表示感谢，感谢他40年来勤勤恳恳地为学校服务，也好像是为了对即将离去的祖国表示他们的心意……

我正在想这些事的时候，听见叫我的名字。是轮到我来背书了。只要我能从头到尾把这些分词的规则大声地、清清



楚楚、一字不错地背出来，任何代价我都是肯付的啊！但是刚背头几个字，我就结结巴巴了，我站在座位上左右摇晃，心里难受极了，头也不敢抬。只听见哈墨尔先生对我这样说：

“我不好再责备你了，我的小弗朗茨，你受的惩罚已经够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对自己说：‘算了吧，有的是时间，明天再学也不迟。’但是，你瞧，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唉！过去咱们阿尔萨斯最大的不幸，就是把教育推延到明天。现在，那些人就有权利对我们说：‘怎么，你们自称是法国人，而你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法文！’在这件事里，我可怜的弗朗茨，罪责最大的倒不是你，我们都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

“你们的父母并没有尽力让你们好好念书。他们为了多收入几个钱，宁愿把你们送到地里和工厂去。我难道就没有什么该责备我自己的？我不是也常常叫你们放下学习替我浇灌园子？还有，我要是想去钓鲈鱼，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你们放了假？”

接着，哈墨尔先生谈到法兰西语言，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也是最清楚、最严谨的语言。应该在我们中间保住它，永远不要把它忘了，因为，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好好保住了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随后，他拿起一本文法课本，给我们讲了一课。我真奇怪我怎么会理解得那么清楚，他所讲的内容，我都觉得很好懂，很好懂。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这样专心听过讲，而他，也从来没有讲解得这样耐心。简直可以说，这个可怜的人想在他走以前把自己全部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一

下子把它们灌输到我们的脑子里去。

讲完了文法，就开始习字。这一天，哈墨尔先生特别为我们准备了崭新的字模，上面用漂亮的花体字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我们课桌的三角架上挂着这些字模，就像是许多小国旗在课堂上飘扬。每个人是那么专心！教室里是那么肃静！这情景可真动人。除了笔尖在纸上划写的声音外，听不到任何别的声响。这时，有几个金龟子飞进了教室。但谁也不去注意它们，就连那些最小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专心专意在画他们的一横一竖，好像这也是法文……在学校的屋顶上，有一群鸽子在低声咕咕，我一面听着，一面想：

“那些人是不是也要强迫这些鸽子用德国话鸣唱？”

有时，我抬起头来看看，每次都看见哈墨尔先生站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眼睛死死盯着周围的东西，就像要把这个小学校舍都吸进眼光里带走……请想想！40年来，他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老是面对着这个庭院和一直没有变样的教室。只有那些条凳和课桌因长期使用而变光滑了。还有院子里那棵核桃树也长高了，他亲手栽种的啤酒花现在也爬上窗子碰到了屋檐。这可怜的人听着他的妹妹在楼上房间里来来去去收拾他们的行李，他就要离开眼前的这一切了，这对他来说是多么伤心的事啊！因为他们第二天就要动身，告别本乡，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他还是鼓起了勇气把这天的课教完。习字之后，是历史课。然后，小班学生练习拼音，全体一起诵唱 Ba, Be, Bi, Bo, Bu。那边，教室的尽头，霍瑟老头戴上了眼镜，两手捧着识字课本，也和小孩们一起拼字母。看得出他

也很用心，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听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叫人又想笑又想哭。唉！我将永远记得这最后的一课……

忽然，教堂的钟打了十二点，紧接着响起了午祷的钟声。这时，普鲁士军队操练回来的军号声在我们窗前响了起来……哈墨尔先生面色惨白，在讲台上站了起来。他在我眼里，从来没有显得这样高大。

“我的朋友们，”他说，“我的朋友们，我，我……”

他的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无法说完他那句话。

于是，他转身对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按着粉笔，用最大的字母写出：

## 法 兰 西 万 岁

写完，他仍站在那里，头靠着墙壁，不说话，用手向我们表示：

“课上完了……走吧。”

(柳鸣九 译)

### [注 释]

① 法国东北部一省，普法战争后割让给普鲁士。

### [简 评]

都德(1840—1897)法国19世纪后期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说家。一生共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短篇小说，是

出色的短篇小说大师。代表作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小东西》和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月曜日故事集》等。

《最后一课》是篇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小说以其朴素的情节、真挚的感情打动过无数读者。小说的最大特点是视角新颖。虽然写的是普法战争，但没有写战争的场景，而是选择小学最后一堂法文课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情节，集中而典型地表现了人民在异国统治下的痛苦，而这悲惨的事件又是通过一个无知玩童还带有稚气的语言叙述出来的，这最后一课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极大震动，并由懵懂的状态而开始觉悟，这就更加强了小说的感人力量和对外国占领者的控诉。

小说另一特点是善用反衬手法，以乐写悲，小弗朗茨不理解亡国之痛，到外面逃学玩耍的情节和在课堂听课时的感受互相映衬，更可见亡国的巨大悲怆感。小说还善于渲染气氛，村子的人到哈墨尔先生课堂听课的情景非常动人。普鲁士占领者虽未直接出现，却能感到他们带来的压抑。

小说语言朴素，饱含感情，淡淡的叙述中含着浓厚的忧伤，风格洗炼，恰当地反映出都德小说的特色。

## 柏林之围

都 德

我们一边与韦医生沿着香榭里榭林荫大道往回走，一边向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墙壁、被机枪扫射得坑洼不平的人

行道，探究巴黎被围的历史。当我们快到明星广场的时候，医生停了下来，指着那些环绕着凯旋门的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中的一幢，对我说：

“您看见那个阳台上关着的四扇窗子吗？八月初，也就是去年那个充满了风暴和灾难的可怕的八月，我被找去诊治一个突然中风的病人。他是儒夫上校，一个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军人，在荣誉和爱国观念上是个老顽固，战争一开始，他就搬到香榭里榭来，住在一套有阳台的房间里。您猜是因为什么？原来是为了参观我们的军队凯旋而归的仪式……这个可怜的老人！威桑堡<sup>①</sup>惨败的消息传到他家时，他正离开饭桌。他在这张宣告失利的战报下方，一读到拿破仑的名字，就像遭到雷击似的倒在地下。

“我到那里的时候，这位老军人正直挺挺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满脸通红，表情迟钝，就像刚才当头挨了一闷棍。他如果站起来，一定很高大。现在躺着，还显得很魁梧。他五官端正、漂亮，牙齿长得很美，一头鬈曲的白发，80高龄看上去只有60岁……他的孙女跪在他身边，泪流满面。她长得很像他，瞧他们在一起，可以说就像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两枚希腊古币，只不过一枚很古老，带着泥土，边缘已经模糊，另一枚光彩夺目，洁净明亮，完全保持着新铸出来的那种光泽与柔和。

“这女孩的痛苦使我很受感动。她是两代军人之后，父亲在玛克-玛洪<sup>②</sup>元帅的参谋部服役，躺在她面前的这位魁梧的老人的形象，在她脑海里总引起另一个同样可怕的对于他父亲的联想。我尽最大的努力安慰她，但我心里并不存多大希望。我们碰到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严重的半身不遂，尤

其是在 80 岁得了这种病，是根本无法治好的。事实也正如此，整整三天，病人昏迷不醒、一动也不动……在这几天之内，又传来了雷舍芬<sup>③</sup>战役失败的消息。您一定还记得消息是怎么传的。直到那天傍晚，我们都以为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歼了 2 万普鲁士军队，还俘虏了普鲁士王太子……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奇迹、什么电流，那举国欢腾的声浪竟找上我们这位可怜的又聋又哑的病人，一直钻进了他那瘫痪症的幻觉里。总之，这天晚上，当我走近他的床边时，我看见的不是原来那个病人了。他两眼有神，舌头也不那么僵直了。他竟有了精神对我微笑，还结结巴巴说了两遍：

“‘打……胜……了!’”

“‘是的，上校，打了个大胜仗!’”

“我在把玛克-玛洪元帅辉煌胜利的详细情况讲给他听的时候，发觉他的眉目舒展了开来，脸上的表情也明亮起来了。

“我一走出房间，那个年轻的女孩正站在门边等着我。她面色苍白，呜咽地哭着。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我握住她的双手安慰她。

“那个可怜的姑娘几乎没有勇气回答我。原来，雷舍芬战役的真实情况刚刚公布了，玛克-玛洪元帅逃跑了，全军覆没……我和她惊恐失措地互相看着。她因担心自己的父亲而发愁，我呢，为老祖父的病情而不安。毫无疑问，他再也受不了这个新的打击……那末，怎么办呢?……只能使他高高兴兴，让他保持着这个使他复活过来的幻想……不过，这就必须向他撒谎……”

“‘好吧，由我来给他撒谎!’这勇敢的姑娘自告奋勇对

我说，她揩干眼泪，装出喜气洋洋的样子，走进她祖父的房间。

“她所负担的这个任务可真艰难，头几天还好应付。这个老好人头脑还不十分健全，就像一个小孩子似的任人哄骗。但是，随着健康日渐恢复，他的思路也日渐清晰。这就必须向他讲清楚双方军队如何活动，必须为他编造每天的战报。这个漂亮的小姑娘看起来真叫人可怜，她日夜伏在那张德国地图上，把一些小旗插来插去，努力编造出一场辉煌的战役。一会儿是巴柴纳<sup>④</sup>元帅向柏林进军，一会儿是佛洛沙<sup>⑤</sup>将军攻抵巴伐利亚<sup>⑥</sup>，一会儿是玛克-玛洪元帅挥戈直向波罗的海海滨地区。为了编造得活龙活现，她总是要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尽可能帮助她。但是，在这一场虚构的进攻战里，给我们帮助最大的，还是老祖父本人。要知道，他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已经在德国征战过那么多次啊！对方的任何军事行动，他预先都知道：‘现在，他们要向这里前进……你瞧，他们就要这样行动了……’结果，他的预见都毫无例外得到了实现，这当然免不了使他有些得意。

“不幸的是，尽管我们攻克了不少城市，打了不少胜仗，但总是跟不上他的胃口，这老头简直是贪得无厌……每天我一到他家，准会听到一个新的军事胜利：

“‘大夫，我们又打下美央斯<sup>⑦</sup>了！’那年轻的姑娘迎着我这样说，脸上带着苦笑，这时，我隔着门听见房间里一个愉快的声音对我高声喊道：

“‘好得很，好得很，……八天之内我们就要打进柏林了！’

“其实普鲁士军队离巴黎只有八天的路程……起初我们

商量把他转移到外省去。但是，只要一出门，法兰西的真实情况就会使他明白一切，我认为他身体太衰弱，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所引起的中风还很严重，不能让他了解真实的情况。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让他留在巴黎。

“巴黎被围的第一天，我去到他家，我记得，那天我很激动，心里惶恐不安，当时，巴黎所有的城门都已关闭，敌人兵临城下，国界已经缩小到郊区，人人都感到惊慌。我进去的时候，这个老好人正坐在自己的床上，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嘿！围城总算开始了！’

“我惊愕地望着他：

“‘怎么，上校，您知道了？……’

“他的孙女赶快转身对我说：

“‘是啊！大夫……这是好消息，围攻柏林已经开始了！’

“她一边说这话，一边做针线活，动作是那么从容、镇静……老人又怎么会产生怀疑呢？屠杀的大炮声他是听不见的。被搅得天翻地覆、灾难深重的不幸的巴黎城，他是看不见的。他从床上所能看到的，只是凯旋门的一角，而且，在他房间里，周围都摆设着一大堆破破旧旧的拿破仑帝国时期的遗物，有效地维持着他的种种幻想。拿破仑手下元帅们的画像，描绘战争的木刻，罗马王<sup>®</sup>婴孩时期的画片。还有镶着镂花铜饰的高大的长条案，上面陈列着帝国的遗物，什么徽章啦，小铜像啦，一块罩在玻璃圆钟下的圣海伦岛<sup>®</sup>上的岩石啦，还有一些小画像，画的都是同一位头发髻曲、眉目有神的贵妇人，她穿着跳舞的衣裙、黄色的长袍、袖管肥大而袖口紧束——所有这一切，长条案，罗马王，元帅们，黄



袍夫人，那位身材修长、腰带高束、具有 1806 年人们所喜爱的端庄风度的黄袍夫人……构成了一种充满了胜利和征服的气氛，比起我们向他——善良的上校啊——撒的谎更加有力，使他那么天真地相信法国军队正在围攻柏林。

“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军事行动就大大简化了。攻克柏林，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过了一些时候，只要这老人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就读一封他儿子的来信给他听，当然，信是假造的，因为巴黎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而且，早在色当<sup>①</sup>大败以后，玛克-玛洪元帅的参谋部就已经被俘押送到德国某一个要塞去了。您可以想象，这个可怜的女孩多么痛苦，她得不到父亲的半点音讯，只知道他已经被俘，被剥夺了一切，也许还在生病，而她却不得不假装他的口气写出一封封兴高采烈的来信，当然信都是短短的，一个在被征服的国家不断胜利前进的军人只能写这样短的信。有时候，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来信。这位老人可就着急了，睡不着了。于是很快又从德国来了一封信，她来到他床前，忍住眼泪，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念给他听。老人一本正经地听着，一会儿心领神会地微笑，一会儿点头赞许，一会儿又提出批评，还对信上讲得不清楚的地方给我们加以解释。但他表现出特别高贵的地方，是在他给儿子的回信中。他说：‘你永不要忘记自己是法国人……对那些可怜的人要宽大为怀。不要使他们感到我们的占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信中全是没完没了的叮嘱，关于要保护私有财产啦、要尊重妇女啦等等一大堆令人钦佩的车轱辘话，总而言之，是一部专为征服者备用的地地道道的军人荣誉手册。有时，他也在信中夹杂一些对政治的一般看法以及媾和的条件。在